

倾城

历时三年 倾心打造
人气作家 凌千曳
古装言情大戏
为君生得美艳如花，祭了一场错落情缘。
我希望你平安喜乐地活着，
尽管这平安喜乐与我无关……



TIANYA
QINGYAN
凌千曳 著
LINGQIAN YE
WORKS

浮生惊梦，
几度清商？
奈何情深似海，
却终不过是缘差一线……

天下姻缘



悦读纪
ENJOY READING ERA
女性阅读专业出版
www.girlbook.cn

手机阅读

同步
发行

编辑短信 9900 发送至 10086
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同步发行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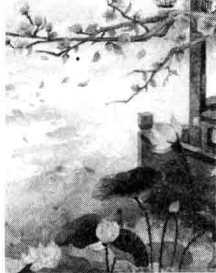


天下 眼 颖

TIANXIA
QINGYAN
凌千曳
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第二十一章 · TIANXIAQINGYAN

山雨欲来风满楼

通州驿站。

热腾腾的水汽翻涌着扑到脸颊上，将肌肤熏染得润泽晶莹，莹白中透出淡淡的绯红。我将身体完全浸没在温热的水中，濡湿后的长发顺着脖颈的弧度软软地贴在肌肤上。在柔和的水流轻抚下，感觉先前紧绷的心弦也一点点松弛下来。我闭眼长长舒出一口气，终于从那里逃出来了。

黄绡正在一侧伺候我沐浴，此时用毛巾擦拭着我背上的肌肤，我微合着双眸问道：“你怎会想到去找韶王？”

黄绡顺从地说道：“小姐说过，若表小姐在北地遇到什么危险，我可以去找韶王，他定会相助。”

“哦？”我点点头。我自然明白黄绡口中的小姐就是紫嫣，为何紫嫣会如此嘱咐黄绡，我一时间怎么也琢磨不透。

我正要说什么，却突然又剧烈地咳了起来。

“咳咳。”我趴在浴桶的边缘上，手指抓紧了边缘的木头。

黄绡忙不迭轻抚我的后背为我顺气，“表小姐，随行的军医说了，您是因为在风沙天中走了太久，吸进了不少沙砾才会这样的。”

剧烈地咳过一阵，我感到渐渐缓了过来。

黄绡接着道：“军医说也算不上是病，好好休息一阵就会好了，不过就是咳起来时难受一些。”

“原来是这样。”我有些虚弱地颌首道。

沐浴之后，我换上柔软的睡衣卧在房中的床榻上，先前在丹姬房中时因心神紧张而辗转难以入眠，现在已回到胤朝的势力辖制之内，加上困倦难当，很快就沉沉地睡

了过去。

等到我醒来时，已是入暮的掌灯时分，我睁眼看见守在房中的黄绡用一支小银匙拨亮灯盏正中的火芯，房间的四角放置着取暖的火炉，冉冉升腾的热气将房中烘烤得温暖如春。

黄绡见我醒了，欣喜道：“表小姐要不要再睡一会儿？现在才刚到掌灯时分。”

我摆摆手，已经睡了一日，感觉现在精神也已好了许多。

黄绡扶我下床，服侍我穿上一身准备好的女子衣裙。

正当我刚坐下在镜前梳理满头青丝的时候，房外有小厮来禀道：“禀报小姐，韶王殿下下来了。”

我用一根浅碧色的丝缎将长发尽数扎起，梳理完后，奕析正好走了进来。

我对黄绡说道：“你先出去吧。”黄绡很是顺从，应声离去轻轻带上门，守卫在房外。

房中只剩下了我与奕析两人，我犹豫着应该怎么开口，奕析已经率先问我道：“颜卿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不是应该待在宫中的吗？”

“我，这个……说来话长。”我思考着应该从哪里说起。

奕析却是笑谑我道：“你该不是思念成灾了，所以才赶来漠北见……”

“胡说什么呢？”我横了他一眼，说道，“我是因为再在宫中待下去就没命了，才来这里的。”

“没命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奕析收敛起玩世不恭的笑意，带些严肃地问道。

“你看这里。”我伸出右手，把手背给他看，平静地说道，“这是让狐狸给抓的。”

“什么？狐狸？”奕析着实被我的话一惊，我手背上的抓伤当时高嬷嬷就给我处理过了，而且身陷北奴军营的时候，耶历赫也曾命军医为我诊治，现在疤痕已褪得很淡了，不过由于当初那只狐狸抓得太深太狠，细看之下，还是可以看出先前抓伤的痕迹。

“还有脖子这里，是让你薛母妃抓的。”我话中带了淡淡的嘲讽，“不过现在已经好得差不多了。”

“宫中到底出了什么事？”奕析正色问道。

“薛氏瞒得真是滴水不漏，颜尚书是冲撞皇上福祉的狐妖，这样耸人听闻的消息，你们这里居然一点风声都没有听到。”我说道。将宫中惊现狐妖，我被薛氏算计，到最后被迫逃出宫的事情大致向他说了一遍。

奕析听闻后，第一个反应就是忍不住笑出来，“呵呵，狐妖，他们真的说你是狐妖吗？”

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这简直就是幸灾乐祸。我闷声闷气地说道：“是，还是一只修行千年的白狐。”

“本王对薛母妃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了，这种计策都让她想出来了。”奕析摇头无奈道，“居然诬陷你是狐妖，啧啧，她为了侄女的凤座真可谓不遗余力。”

“是不择手段吧。”我冷哼一声。

“这样说来在甘露台中，薛母妃是打定主意要杀了你，后来是因为母后持父皇的手谕而来，才就这样放过你的？”奕析问道。

“是的。”我不可否认地点头。

“那就太奇怪了。”奕析眼中光芒深郁，“薛氏怎么可能让你顺风无阻地到达漠北，难道你在路上一个截杀的人也没有遇到？”

我思索片刻，还是摇摇头。我混在商队中过来，一路上都是风平浪静的，没有一丝波折，现在回想也觉得十分诡异，我迟疑着，最终还是垂首轻声道：“也许是有人告诉过薛家的人，在这一路上不要对我动手。”

这句话虽然说得极轻，可是我知道奕析已经清清楚楚地听见了。

“颜卿，你说什么？”奕析疾声追问我道。

我想到那夜耶历赫因被我激怒拂下案牍上的一沓书信，其中掉落在我脚边的一封信中的落款就是薛氏长子，薛旻玟，这不能不让人怀疑薛氏与北奴之间有着隐秘的关联。

我原先没有打算隐瞒奕析，不过面对他的追问，我却是有些犹豫起来了。

奕析轻叹道：“如果你想说就完全说出来，不要说一半，还留了一半。”

我抬头正好对上奕析注视我的目光，以他的聪明，当黄绶找他求助的时候，他也许就已经对我身陷北奴军营的事，了解了个大概了，既然如此，我也没有瞒他的必要。

此时我心一横，还是将我在北奴军营中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他，包括耶历赫在集州城掳走我，还有我无意间发现薛氏与北奴的关系，再到有个人帮助我逃出军营。

“薛旻玟。”奕析暗下念着，说道：“薛氏的长子，也就是帝都中禁军的总统领。”

我道：“薛氏与北奴是何关系，现在还很难说，毕竟现在只发现了薛旻玟与北奴王子的通信，并不知道信中的内容。”

“那么本王以后会多加留意薛氏，如果他们真的与北奴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，那么薛氏真是我大胤朝廷上的巨蠹。”奕析深思熟虑后说道。

我此时笑道：“你怎么不怀疑是我在有意陷害薛氏，我可是颜氏的人啊。毕竟这一切都只是我的一面之词，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。”

奕析并不回答我，而是径直问道：“你说在集州掳走你的人是耶历赫，北奴的储君？”

我默默地点头。关于耶历赫的事情我都是一句话含糊地带过，可是韶王是何等聪明的人，看我流露出忸怩尴尬的神情，就应该将我与他之间的事情猜出了个大概。

我道：“其实你是见过他的，去年在晋平城的缙云客栈中，我们遇到的人就是他。”

“看来他想掳走你不是一天两天了。”奕析惊讶道，“你当时怎么不说？”

我被他的话呛到，一时咳嗽又剧烈地发作起来，“咳咳。”我接过他递给我的一杯水，“当时你不也是没问，再说这种事情，你让我一个女子怎么说？”

奕析仔细端详我的脸庞，问道：“你下巴这里怎么了？”

“瘀青而已，不小心碰到的。”我随口敷衍道。我当然不会告诉韶王，这是耶历赫企图对我施暴的时候，我躲避不及，不慎撞在床榻上弄伤了下颌，如今又青又紫地肿了一大块。

像是为了掩饰心虚，我用手轻轻将一缕落在脖颈间的发丝拂到背后，这个细微的动作倒令奕析向我的脖颈处看来。

他指着一处青紫的痕迹问道：“这又是什么？”

我下意识地用手将其挡住，脸上顿时浮起一层绯红之色，我不看镜子也知道脸颊现在一定红得几乎能滴出血来。那青紫的痕迹，是那夜耶历赫近乎疯狂地亲吻我时留在脖颈上的吻痕。

看我如此窘迫的样子，奕析笑得越发促狭了，“你不会说那也是瘀青吧。”

奕析怎么可能会不知道那是什么，我心中清楚他是在存心奚落我，语调中带着几分恼意道：“还不赶紧另找一件衣服给我！”

我此时穿的一身衣裙，竖起的丝缎领口只及一半的脖颈，上面却是缙了一圈细密的白色绒毛，抬头转头的时候，还是可以清楚地看见我脖子上那枚青紫的吻痕。

“对对，应该找一件能包得严实一点的。”奕析此时的神情似笑非笑，“可不能让别人看见啊。”他刻意在“别人”上加重了口气。

我故意回避他的目光，感觉脸上的红晕一点一点消退下去。

“那么……你跟耶历赫，你们有没有……”奕析迟疑一下还是问道。

我用力地将手中的杯子放在桌上，砰的清脆一声，“韶王殿下，你管得未免太多了吧。”

此时守在门外的侍卫急忙进来禀报道：“禀报韶王殿下，据前方的眼线来报，说察觉到有一支北奴的精锐部队正在向我们这里靠近。”

“什么？”我蓦地站起，此时离我逃离北奴军营已有一日一夜了，耶历赫应该已经发觉我出逃的事，都到了这一步他居然还是不肯放过我，派出旗下的精锐部队搜索我的下落。

奕析眉心微锁，“来得真快。这里处于两国交界，而且我们随行的士卒不多，于地势、人数都处在了不利位置。”

我勉强镇定道：“现在通州驿站中有多少可用的兵力？”

奕析道：“因只是出来找你，本王身边仅带了一百侍从。”

“一百人？”我讶然，“如此少的人，这可如何是好？”

“别忘了还有你。”奕析指出道，“你一个人就可以折损掉最起码两个兵力。”

见我神色不悦，奕析又故意戏谑道：“呵呵，若是抵挡不住，本王可就顾自逃命了。本王脱险后，就去大胤的军营找皇兄搬救兵，让皇兄亲自来救你。”

“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说这种风凉话。”我不满地朝他叫道，这个韶王，总是逼得我发急，“你是不是嫌我累赘了？”

“你可不能说这么没心没肺的话，如果嫌你累赘，本王还会孤军深入这种地方吗？”奕析解释道。

“韶王殿下，那么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，连夜向胤朝境内撤退吗？”侍从问道。

“来不及了。”奕析打断道：“我们现在撤退，也定会被他们堵截在半途，那时撤退中士卒军心涣散，一心归家，定是更加不敌。”

“那怎么办？”我忧急道，“以现在通州驿站中的兵力根本无法抵挡北奴的黑甲士。”

“本王一时也想不到什么主意。”奕析神色凝重，吩咐侍从道：“你快去召集几位随行的副将，本王要亲自与他们商议此事。”

此时，奕析正心事重重地要走出我的房间，我急忙叫住他，“慢着！”

“你放心。”奕析回视我，尽量轻松地道：“本王定会保你周全。”

“不是这个。”我道：“我是有事要与你商量。”

奕析的判断没有错，现在的情势的确不适合撤退，但是以百人之师迎敌也是无异

于以卵击石，如今进退维谷。我们在房中时，我冷静地说出我的主意，刚开始奕析是坚决反对的，我再三坚持下，才勉强同意了我的做法。

天光幽昧，此时已是夜间戌时。趁着苍茫的夜色，我孤身一人驾马返回先时逃离的土窑子。那里依旧是彻夜的喧腾，传出男人粗犷的行酒令声，和女子劝酒时娇糯的声音。

我深吸口气，他们不是普通来窑子溜达的恩客，而是恶名昭彰的沙盗。游走在两国边境的沙盗大都是三五成群，势力庞大得可汇集百余之众。他们以袭击两国之间来往的商队，攫取财物生存。而且性情凶残，每次出手不仅将金银细软洗劫一空，商队中的人也是乱刀砍死，不留活口，成为威胁两国间来往商队的大患。因此能越境的商人一般都雇有武艺高强的镖师随身保护，否则是断断不肯拿自己的身家性命铤而走险。

除此之外，每当用度不足的时候，沙盗还会洗劫边陲的村镇，使那里的百姓苦不堪言。这沙盗行踪不定，难以剿灭。而且现在逢战火绵延的乱世，许多良民也是被迫为盗。当来漠北的时候，何领头曾对我说起这些事，每每提到都是神色黯然。

我推门而入，瞬间人声鼎沸的正厅一下子鸦雀无声。我认得最前面那个右手提刀、一脚蹬在板凳上的男人，头上还缠着纱布，正是他被丹姬用瓷瓶砸了脑袋。

我打量了那人，丹姬说他不会死，果然现在活得好好的，能这么豪放地喝酒、吃肉，还能狎妓。那人一双眼睛恶狼般直直地盯着我，用力掷碎了手中酒碗，大声喝道：“兄弟们，抓住她！”

随着老大一声喝令，在场喝酒的众人也纷纷摔碎了手中的酒碗，一时正厅中尽是乒乒乓乓的声音。

我觉察到老板娘看着满地的碎片，急得捶胸顿足，一副敢怒不敢言的样子。

我来这里时是相当惹人注意的，正当这时，追击在我身后的北奴黑甲士也到了。忽然间，沙盗中闪出一人，从身后伸手将我紧紧地束缚住，迫使我到了沙盗之中。

“放开我！”我惊惧地尖叫。

黑甲士的首领声音冷冷地说道：“把她交给我们。”

“从老子手中夺人，不可能！”沙盗老大怒目圆睁，大声呵斥。霍地抽出了一把寒光迫人的大刀，沙盗过的就是刀尖上舔血的生活，行事作风格外有血性，手下全部响应，亮出了随身的兵刃。

“上！”黑甲士的首领面无表情地下令，“但不要伤到她。”

一时间，黑甲士与沙盗厮杀起来，整个正厅中残破的桌椅碎片纷飞，墙角堆放的

一坛坛烈酒在打斗中被尽数击碎。浓重的酒气伴随着血腥气在正厅中弥漫开。老板娘无论如何未见过这样的阵势，吓得面色苍白，抱头躲到柜台下面去了。

一盘散沙的沙盗毕竟不敌指挥严明的黑甲士，很快便处在了下风。沙盗老大也察觉情势不利，大声断喝：“我们走！”

剩余的沙盗挥刀杀出一条血路冲了出去，匆匆割断绑在木桩上的缰绳，策马向西北方向飞驰而去，黑甲士在身后猛追不舍。

“妈的，那帮狗娘养的。”沙盗老大怒斥身后的追兵，狠狠地一鞭抽在马臀上，马匹吃痛，迈开四蹄跑得更加快了。

我此时也正身处被黑甲士追击的沙盗之中，与刚才抓住我的那人共乘一骑。

当我们还在通州驿站的时候，我冷静地对奕析说道：“让黑甲士认为是沙盗掳走了我，趁着将他们的注意力引向沙盗的时候，就下令疾速向胤朝境内撤退……”

奕析神色复杂，“不能让你孤身涉险，万一有什么闪失，你岂不是……”

“可以派自己人混在沙盗之中，趁着黑甲士追击沙盗，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我带离，应该不会有事。那时候黑甲士只道是我被沙盗掳去了西北方向，定会向那里直追。待到他们反应过来，再扑向通州驿站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已经赶回胤朝境内。”我说道。

“话虽如此，却终究是险棋，谁又能预料到那时会出现怎样的变故。”奕析依然不予支持。

“难不成真的要与黑甲士背水一战吗？”我道，“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现在情势紧急，请韶王殿下就不要再犹豫了。”

风在耳畔呼啸而过，此时沙盗已抵达奇岩怪石林立的地段，这里石影人影重重交织，又借着阴晦的夜色，在这里追击要比在荒野上困难许多。

我感觉手心渗出黏稠的汗水，“救命啊！”我发出一声尖叫，示意身后的黑甲士我正处在沙盗的控制之中。

此时，那个与我共乘的人用手臂环紧我的腰，带着我纵身一跃，也脱离了那匹狂奔的马，落脚在旁侧半人高的怪石上。我足尖一动，一颗小石子清脆地点了下去。

“嘘。”身侧的人朝我做了噤声的动作，与我一起从怪石跃下，下落时风吹拂起他黑色斗篷上的宽大帽檐，露出一张美如冠玉的脸庞。

片刻后，黑甲士追击沙盗的声音已渐行渐远，我舒了口气，笑道：“劳驾韶王殿下亲自来了。”

奕析脱掉原先用来遮掩容貌的宽大帽檐，“走，我们赶快离开这里。”

离开这里之前，我命人前往土窑，将我的一封书信亲自交给丹姬，无论她现在是做什么想法，如果日后她想从良或者想去帝都，我都可以无条件地帮她。

接下来的事情变得十分顺利，我们成功地在没有黑甲士追击的情况下进入胤朝境内。奕槿亲自坐镇的军营在锦溪城中，当我看见军营中高高的瞭望台，和被烈风灌满的“胤”军旗时，我感觉心间涌起一股难言的喜悦和踏实，奕槿就在那里。

我们骑马进去，军营中的守卫皆恭顺地向韶王殿下行礼。对于我这样一个突兀出现的女子，士卒们都面面相觑，投来狐疑的目光。不过我与韶王同道而来，没有人敢上前质疑阻拦。

奕析将我放下马后，我几乎是跑着奔进主帐。主帐中，奕槿如在等我一般，他气质依然雍雅清和，眼神柔和地脉脉凝视着我，看见他时，身体中仿佛翻涌起无数细小的喜悦泡沫，一瞬间就湮没了我。

我小鸟依人般钻入他敞开的怀中，奕槿紧紧地拥住我，下颌抵着我的额发，温柔地唤道：“颜颜。”

我闻着他身上宁神静气的淡淡檀香，忽然感到一阵恍惚。

奕槿捧起我的脸仔细端详，如捧着至爱的珍宝一般，“好像清瘦憔悴了不少，真不知道你是怎样来的漠北，一路上又吃了怎样的苦。”话语间尽是满满的疼惜。

面对他如此的心疼和呵护，我忍不住簌簌地流下两行清泪，不知是一路而来的委屈艰难，还是重逢的欢欣。复杂的感情从心间涌起却又哽咽在喉头。

“颜颜，不要哭了。”奕槿温柔地拭去我脸上的泪珠，“宫中发生的事，七弟已经事先命人告诉我了，我知道我不在这段日子，颜颜受了不少委屈。”

奕槿的话锋忽转锐利，“这薛氏举荐的妖道竟敢诬蔑颜颜是狐妖，实在是可恶至极。”薛氏这一步走得太险，若真除掉我了也罢，现在我安然无恙，薛氏可是要引火烧身了。

我蜷缩在奕槿温暖的怀中，汲取着他身上淡淡宁静的檀香气息，啜泣着摇头，“颜颜现在不想听这些事。”

“那好，就先不提了。”奕槿宠溺地刮一下我的鼻尖，愈加紧地拥住了我。

几天来，我与奕槿一同住在主帐之中，我并未刻意隐瞒我是女子的身份。军营中的诸人对我的突兀出现，皆是感到惊异和失措。渐渐地在奕槿的默许下，对于我的存在也是见怪不怪了。

平时整日我都要待在主帐中，毕竟我一个女子行走在尽是男人的军营中，到底还是很不方便的。悠悠长日，百无聊赖，我只能翻阅奕槿的兵书打发辰光。我记得母亲也

曾经教导过我兵法，其中大略涉及攻取、行军、布阵、兵忌等方面。

我将一本翻上几遍的书放回书柜的时候，突然就发现了斜倚在书上的一管玉箫，尾端坠有浅碧色的璎珞流苏。白玉质地，色泽纯净，一看就知是玉箫中的上品。

我伸手取下玉箫，那细细的碧色流苏沙沙地滑过书脊。我试了一下音色，鬼使神差一般吹出了嘉瑞公主的回雁曲：雁南征兮欲寄边声，雁北归兮为得汉青。雁飞高兮邈难寻，空断肠兮思愔愔……

此时身后传来两下击掌的声音，我知道是奕瑾回来，于是放下玉箫，轻快地向他跑去。

“嘉瑞姑姑的回雁曲，颜颜吹得真好。”奕瑾温和地笑道，“不过军营中不适宜吹这种思乡悲切的曲子，引发士卒思乡之情，会使得士气低落，军心涣散。”

我听他平静地给我解释，支着下颌略一思索说道：“不过颜颜先前遇到一个人，他说士卒思乡情切，反而更能众志成城，合力征战，以求得军队早日凯旋，回归故里。”

奕瑾淡然一笑，“那人真是见解独到。”

我慧黠地笑道：“颜颜见解就没他这样独到了，不过也是像瑾这样想的，算不算是有灵犀？”

“鬼精灵。”奕瑾笑着点了一下我的眉心。

我听见主帐外有衣衫窸窣的声音，走进来一个我做梦都想不到的人，我一时愣在原地怔怔地看向他。

清虚子道长。

距离上次在集州他将爹爹引上道学，我已有近半年的时间不曾见过他了。清虚子依然仙风道骨，仪华卓然，形容俊朗，皮肤紧绷红润，宛若初生的婴孩，却是满头银丝，眼眸中透出仿佛经历千年的沧桑，和看破红尘的超然。令人根本猜不透他的年纪，好像十分年轻，又好像耄耋老人。银灰色道袍上绣有仙鹤展翅云端，惟妙惟肖，灵气四溅。

清虚子看见我时，寒潭般的眼神平静无澜。

奕瑾似乎对他十分敬重，亲自拱手道：“道长请坐。”清虚子入座后，奕瑾也随即坐下。

我有些忐忑地看着那位谪仙人，一时难以捉摸奕瑾与他现在的关系，以及他的来意。

奕瑾说道：“父皇求道心切，礼遇天下得道之人，本是赤诚热心，竟也招来了这等妖道，在宫中蛊惑人心，兴风作浪，无端生出许多是非。”

我听着好像是在说帝都中清合子道长的事情，一想到那个薛氏的爪牙，我就觉得无比轻蔑和鄙夷。

清虚子捻着长须叹道：“此人冒充本道的师弟清合子，在外为非作歹，玷污我道家的清白名声。”

“这种欺世盗名的江湖术士，何来这样大的胆子，居然欺瞒皇族，简直罪不容诛。想来也定是受了什么人的指使。”奕瑾严肃地说道。

清虚子处变不惊，“受了什么人的指使，若是殿下心中清楚这个人是谁，倒也不要紧，若是不知道才是最危险的。”

奕瑾的话中带着些锋芒，“还有那妖道竟然诬蔑颜颜为狐妖，还要以三昧真火烧死颜颜，实在可恶至极。所以恳请道长出面，肃清道学，也还颜颜一个清白。”

我顿时明白过来，原来奕瑾是希望由久负盛名的清虚子道长出面，证明我并非清合子道长所说的狐类，否则我将一辈子背着狐妖的恶名，受人指摘。再者，一并剪除这个薛氏安排进宫的棋子，以绝后患。

清虚子沉吟道：“殿下，事关门户清誉，本道定不会推辞。”

奕瑾见清虚子答应，笑意轻松地携过我手，说道：“颜颜，还不谢过道长。”

我愣了一下，还是恭顺地向清虚子屈膝行礼，“颜卿谢过道长。”

清虚子看了我一眼，神色淡然出尘，优雅地起身告辞。

“等等！”一直沉默着的我忽然出声道，奕瑾目光狐疑地看我，我顾自问道：“道长，请问家父颜晟现在何处？”

清虚子已如御风一般出了主帐，邈远的声音随风送了进来，“没有颜晟了，只有道士玉修而已。”

我不由怅然，看来爹爹已入道，号为玉修，是彻底绝了红尘之念了。

“颜颜。”奕瑾见我沉思，他扳过我的双肩，令我与他对视，他柔声道：“不用担心宫中的事，我自会为你处理好。还有关于老师入道的事情，既然入道修行是老师的心愿，颜颜也不要过于难过。”

我一时忍不住想说出：他这样潇洒地入道而去，丢下我伶仃一人，半年来对我不闻不问，他可还记得我是他的女儿？

我轻轻别过脸问道：“不知瑾与清虚子道长是如何有故？”

奕瑾看着我说道：“源于老师从中的引荐。”

我不禁酸溜溜地说道：“这倒是为何？爹肯见往日的学生，也不愿见他的亲生女儿。”

奕瑾见我难过，刮了一下我的鼻尖，也就不再说话。

我与奕瑾同在主帐中时，对于一些朝中或者前线传来的奏折，奕瑾并不刻意地隐瞒我，有时看完之后，也会随意地递给我看，更甚至有些奏折还让我念给他听。我知道奕瑾这样做，是尽量地不想将他的事情隐瞒我、回避我。

他想我们对彼此了解更多，对于彼此的处境和掣肘更为理解，我们之间也能更加亲密。每每想到这里，我就觉得愧对他，他对我坦白，我却未对他完全坦白。就连这次我为什么在抵达漠北之后，会无端失踪，我也只是以遇到沙盗敷衍过去，并未告诉他我被耶历赫掳走的事实。

我想奕瑾喜欢的应是心无城府、娇憨慧黠的颜颜。

这几日，军营中收到了朝廷中传来的星火即令，上面说丰熙帝经上次的狐妖魔咒，病情一度恶化。在星火即令中虽未明言，但从字里行间可以揣测出丰熙帝的这次病发，甚是凶猛，隐隐显出油尽灯枯的前兆。为了防止一旦山陵崩，朝中无人的混乱局面出现，才会发出代表危急的星火即令，将太子召回帝都。

我将这些念给奕瑾听的时候，忧心忡忡地察看他的脸色。现在储君回朝已成定局，其间据安插在北奴的眼线来报，督战的北奴王子也将在今日返回郾都。

我想起那夜听到的耶历赫与侍从的谈话，不由唇角勾起一抹清雅的笑意。病危，都是父皇病危了，回去各自的都城继承皇位，老的一代君主逝去，新君登上帝位，这天下又将出现怎样波云诡谲的局势？

奕瑾返回帝都时行进疾速，一路上他却是神色凝重，偶尔对我会有温和的笑颜，其余时间都是眉峰耸蹙，薄唇微抿，一副忧心的样子。

等到我们抵达帝都城外的冀山时，奕瑾突然宣布停下来，带领随行的人暂时住进了冀山行宫。对于此举，随行之人皆是愕然。一路上火急火燎地赶回来，快到帝都时居然又不急着进宫，反而悠闲地住进了行宫。

我虽然琢磨不透奕瑾此举的含意，但是我一切依从他的安排。我晓得有些事情，等时候一到，奕瑾自然会告诉我。

尽管身处远离宫廷的冀山行宫，还是有只言片语传到我这里来，自从颜尚书“失踪”之后，林氏女紫嫣在皇后的安排下接替了尚书的位置。

皇上现已因狐妖魔咒而病危，薛贵妃坚持是皇后要从甘露台带走狐妖，才会导致狐妖逃逸，不能一举清除，而遗患无穷，暗中将矛头指向皇后，将皇后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。

这些事情传到我这里时，都是经过了无数宫人的口，是否可靠无从说起，不知是

被刻意隐瞒回避了事实，还是被添油加醋地夸大了。

一日，我坐在行宫中池塘边，悠闲地看着水中的锦鲤，将手中的鱼食抛给它们。此时在北地已是寒冷彻骨的飘雪天气，可是在帝都中还是刚刚凉爽的入秋，夏日的炎热已消退尽。朗朗秋日里空气洁净、清凉、芬芳，也是一段难有的静好时光。

我此时身着鹅黄色裙衫，衣襟、袖口处都用丝线挑绣了密密簇簇的淡黄连理杏花，精致的刺绣间垂下细细的流苏，花络纹理间坠满了米粒大小的水晶，在日光的映射下，整个人仿佛都笼着一层淡淡如烟的清辉。

此时池中的素白秋芙蓉开得正好，肌理润泽的花瓣映衬着墨绿色的团团荷叶，婷婷袅娜，风姿嫣然。再看到池塘对岸一丛丛宫人精心侍弄的菊花，也是适时地开着，一大朵一大朵的洁白、深紫、绯红，瓣瓣丝管状的花瓣攒心，饱满的花簇宛若绣球，薄薄的光倾泻其上，那细长的花瓣仿佛在浅金色的光华中颤颤地跳跃。

“山雨欲来风满楼。”忽然间，我无缘无故叹道。

将手中的最后一把鱼食抛了出去，引得水中的锦鲤纷纷争夺，立侍于一旁的黄绀问道：“表小姐，要再拿一些鱼食过来吗？”

我摆摆手，“鱼食就不要了，你下去吧，我再在这里坐一会儿。”

此时，感到身后有人步履轻缓地走近，我不回头就知道他是谁，我蓦地起身直扑到他怀中。奕瑾原先是想吓唬我吧，倒是被我的举动吓了一跳，我伏在他怀中咯咯直笑，说道：“我在水中看见殿下的倒影了。”

“真是越来越调皮了。”奕瑾笑道，握着我的手与我在池塘旁坐下，“最近在做什么？”

我乖巧地将头靠在他的肩胛处，噘嘴埋怨道：“颜颜自然是听殿下的话，乖乖地待在莫山行宫中，不是看看书、喂喂鱼，就是赏一赏刚开的秋芙蓉。”

我看着水中央摇曳生姿的秋芙蓉，一时顽皮之意大起，“殿下既然来了，就为我采一朵吧。”

奕瑾有些无奈，“远观就可以了，何必一定要拿在手上褒玩。”

我执拗道：“我可不是那种酸酸的文人，偶尔做些有伤风雅的事情也无妨。”

奕瑾终究拗不过我，施展轻功，在水面如蜻蜓点水般一点，掠过水面时飞快地俯身采下一朵芙蓉，转瞬间就回到我身边，将那朵犹自含露的芙蓉递给我。

我欣喜地接过，不禁轻吟道：“轻妆照水清裳立，婷婷缥缈美人幽。”

“婷婷缥缈美人幽。”奕瑾问我道：“你怎么不问我这几日在做什么？为什么不能常来见你？”

我的指尖轻触花瓣中央嫩黄的莲子。其实尽管奕瑾不说，我心中也已揣摩了个大概，应该就是在处理甘露台狐妖的事情。

我转过身伸手搂住奕瑾的脖子，像小猴一般挂在上面，神情可爱，“颜颜不想猜，瑾也不要告诉颜颜。颜颜现在只晓得全心全意地相信瑾，依赖着瑾。等时候到了，瑾自然会让颜颜知道。”

我的一句“全心全意”令奕瑾神色动容，越发紧地抱住了我，声音激动得竟是带着一丝颤儿，“颜颜你说什么，你真的愿意此生此世都相信我、依赖我？”

我也不知为何我会突然说出这样的话，白玉般的脸颊浮起嫣然的珊瑚色，落在奕瑾的眼里，自是娇憨可爱，引人不由得想要一亲香泽。他俯首来吻我娇粉色的双唇，我却是调皮地将头一偏，他清凉的唇贴着我的侧脸划过。

此时，已有一名侍从见我们如此，有意站得远了些行礼，像是有事要禀报的样子，奕瑾在我的额间落下轻羽般的一吻，便向他走去了。

我的手指轻轻地旋转着那朵素白的秋芙蓉，刚才密集的锦鲤已经散去。我有些出神地看着脚下一圈圈荡漾开的滟滟涟漪，心绪也如这水面细小的波纹一般微妙地变化。

通过奕瑾我也陆陆续续地知道了宫中的一些事，从前那个风传得如神仙一样的清合子道长，在绝代谪仙清虚子面前现形，以蛊惑人心、兴风作浪的罪名被就地正法，同时颜卿为白狐的谣言亦是不攻自破。

可是这清合子道长怎么说来都是薛氏举荐的人，而且薛贵妃先前提到他总是溢满褒美之词，现在被查出来不过就是欺世盗名的江湖术士，这无异于是在薛氏脸上狠狠地抽了一个耳光。

听到这个消息时，我正在冀山行宫中闲闲地修剪着一株绛紫色的抽穗剑兰，正好看见韶王奕析走过。他身着银白锦袍，玉冠下溢出一缕乌发。

我的指尖触着那坚挺的花瓣，我瞧见韶王，不由轻笑道：“贵妃应该很后悔吧，她那天应该立即就杀了我，省得遗留后患。”

“也许吧，也许不是。”奕析淡然接口道，“万一你真的死了，那么薛氏就不会仅仅在脸面上被抽一个耳光那么简单了。”

我幽幽说道：“这个耳光的账怕是要记在我头上的。”此时我的手忽地颤抖一下，手中小银剪就剪下了一瓣紫色的花瓣，无声无息地飘落在我的脚边。

不过无论如何，除去了狐妖这个包袱，我感到如释重负。丰熙帝也终于得偿夙愿，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清虚子道长，在病榻上喟然长叹，“吾生无憾。”帝王如此悲

凉的一声感叹，令在场伺候的内侍和妃嫔都不禁簌簌流泪。

在帝都相对安宁的时候，大胤的边境出了石破天惊的大事。胤朝面朝北的三处门户之二盛庸城和通州城被攻破的消息，伴随着这一季的秋凉传来，在大胤的朝堂之上犹如投入一块巨石，掀起轩然大波。

当下的形势与丰熙元年是多么的相似啊，当时是承运帝末年，大胤锦溪、盛庸、通州的三处门户尽数被攻破，一时间对于帝都城犹如铁齿被断。而现在丰熙帝病势垂危，一代帝王的陨落，犹如一捧将燃尽的余晖。也就在这时，传来胤朝面朝北的三处门户之二盛庸城和通州城被攻破的消息。

就好像那历史的伤疤又被血淋淋地撕破，皮开肉绽后重新上演，现在朝中还有几位元老级官员是亲身经历过丰熙元年那一场变故的，一切皆是历历在目。

丰熙元年的惨败记忆犹新，现在的朝堂之上主和派占了一大部分，纷纷上书要求实行丰熙元年对北奴的外交策略，出嫁皇室公主作为和亲使者，兼以赠送金银、锦缎、牛羊、茶叶等物，以求取边境的和平。

现在的关键就是和亲公主的人选，丰熙帝膝下一共三位公主，四公主端淑已在丰熙十二年下降燕国公，五公主端仪已许配大胤的显赫士族庞氏，拟定于明年开春三月间下降，唯有九公主端霄尚待字闺中，可是端霄公主乃是当今皇上与皇后的嫡亲女儿，为帝后所珍爱，自然舍不得她孤苦伶仃地嫁到漠北虎狼之国。

况且历代以来的和亲公主都不是帝王的亲女，而是选自皇室旁支中的宗姬或者郡主，只有在承运末年，也就是丰熙元年出嫁的和亲公主嘉瑞才是承运帝亲女，丰熙帝亲妹，货真价实的皇室公主。

皇室决定仿效历代先例，将皇族中的一名郡主册封为公主，作为和亲使者嫁往北奴。

我将那一片残破的紫色花瓣捡起，置于柔软的花泥之上，我问道：“你觉得会被选中的郡主是谁？”

奕析凝眸看我，“真的要我说吗？”

我确定地点头。

奕析垂首沉默了片刻，才轻声吐出四个字，“婉吟郡主。”

我心中不禁涌起一阵讶异。婉吟郡主是嘉叶长公主的女儿，她爱慕太子殿下的事在宫中几乎人尽皆知，而且皇后也早已默许了将她嫁给太子做侧妃的事。

“皇族近亲中的女儿不算多，想来也就庸伯王叔有一女，定南王叔有两女，嘉叶姑姑有一女。可是庸伯王叔的那位是养女，出身不够高，作为和亲公主，难免让北

奴觉得是我大胤在轻侮他。定南王叔多年来镇守南方，掌握一方兵权，又劳苦功高，是胤朝的中流砥柱，自然不能考虑他的女儿。所以剩下的人选唯有嘉叶姑姑的婉吟郡主，嘉叶姑姑所嫁夫婿靖宣将军英年早逝，自他过世后家族中没有了掌握朝廷实权的人，应该算是家门凋敝，是父皇看在兄妹之谊上，对姑姑母女多加照顾，才有了今日的一份光鲜，实际上却是虚的。”

我听得韶王如此冷静地分析下来，此事应该是已成定局。少了一个要嫁给奕槿的女人，原本我应该是高兴的，却觉得有一些沉重，“没有转圜的余地了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韶王摇头，“她将自己的心思摊得太明白，让宫中里里外外都知道了她爱慕皇兄。你觉得薛太子妃会怎么想、怎么做？薛家是不是会极力地促成这件事情？”

“薛家的人当然会极力促成此事。”我话中带了淡淡的嘲讽，颌首道：“那么婉吟郡主知道这件事，会怎么样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韶王依然摇头，“如果不是她，和亲的人就会是端霄。”他随即问道：“我这样想是不是有些偏私了自己亲妹妹？”

“不算偏私，只是感情向来就有亲疏远近罢了。”我平淡地道。

我将那把小银剪刀放在眼前，浅金色的阳光肆意地流泻下来，在锋刃处凝结出一痕纤细的光亮，仿佛那阳光被剪裁下来一般，转着锋刃的旋转，宛若五色斑斓的锦绣。

我感到心头涌起一番难言的情绪，无可名状的，却又是不可忽视的，在心底不断地翻搅着，整副心神仿佛都要脱窍而出。那一刻，人是恍惚的，握着剪刀的手也是恍惚的，剑兰绛紫色的花瓣被一片一片地剪下，落得一地逶迤的残艳。

我蓦地想起在皇宫的千鲤池旁，他先是故意吓唬我，然后又捞起那条五色锦鲤给我赔罪。

想到那夜在普庆观的高台上，他说“一切还来得及重新选择”，我却是决然地说出我“从不后悔”。

想到我被他撞见绮霜阁外假扮浣昭的鬼魂，被丰熙帝一路追击，当时躲在绮霜阁书柜中的惊险。

“颜卿。”韶王极少这般郑重地唤我的名字，他目光灼灼地迫住我，问道：“颜卿，你真的决定要嫁给皇兄？”

他的声音不大，我却觉得整个人竟被问得愣住，耳畔仿佛有千重万重的惊雷隆隆地交织着、喧嚣着，令我再也听不到其他的声音。